

未来中国

六

人口问题

□ 张翼

从本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国人就强烈地感到人口压力对国民经济及日常生活的威胁。这种压力主要由我国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对人口问题所持指导方针的错误观点所致。尽管第二代和第三代国家领导人下了很大的力气控制人口的增长,在实践中也确实收到效果。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新的人为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又将导致新的人口问题。

面临二十一世纪,分析国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口状况,提前做好某些政策准备,是万分必要的。在我看来,未来中国隐含的人口问题主要有:

一、到 2050 年,中国总人口将突破 16 亿。

根据国内专家估算,如果现行计划

第三,尽管美国政府因受国内大选偏袒以色列,但中东和平进程停滞不前或倒退,必将严重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和经济利益;

第四,阿拉伯国家与欧盟和许多西方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有着良好的关系,与其加强合作将对以色列形成巨大压力;

第五,以色列新政府执行的强硬的“三不”政策必将导致以内部的分裂,同时将使中东和以内

生育政策不变的话,到 2000 年,我国人口将增至 13.04 亿;到 2010 年,将增至 13.40 亿;到 2020 年,将增至 14.83 亿;到 2030 年,将增至 15.19 亿;到 2040 年,将开始回落,降至 15.09 亿;到 2050 年,可望变为 14.62 亿。但国外人口专家普遍认为至 2050 年,我国人口总数将突破 16 亿,有些人甚至认为会达到 18 亿多。客观地说,国内专家的估算是根据人口普查的基数而来的(而很多农民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总是少报或干脆不报婴儿户口),所以此种估计有乐观的倾向;国外专家由于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情况颇有怀疑,故存有偏大估计的倾向。考虑到本世纪末政府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将加大,也考虑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多子多福观念的冲击,把 2050 年的中国人口估计在 16 亿应该是适度的。

部恐怖活动加剧,这无疑对以新政府是个很大威胁。

因此,只要阿以双方认清形势,协调立场,我们有理由相信,中东和平进程不久将走向正轨,朝着“公正及持久和平”的方向前进。

持续近半个世纪的阿以冲突不仅是国家关系上的对抗,同时在阿拉伯、犹太民族之间也留下了短期内难以抚平的创伤,决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除。中东地区

16 亿的人口,意味着:

国家得为今后 50 多年内持续增长的人口提供生存和发展的资源、资金和社会条件(既包括吃穿住行等基本需求,也包括教育、娱乐、文化等基本享受);

国家得为今后 30—50 年内大约 3 亿—3.5 亿新增劳动人口提供和创造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

国家得为今后 20—30 年内大约 8 亿劳动者提供大量的固定资产、良好的生产条件和适宜的经营环境。

国家还得为今后 30—50 年内增长的 7—8 亿城市人口提供粮食、副食品、社会生活和基础服务设施。

可是,我们现在就面临巨大的自然环境压力。单就水资源来说,现有的 32 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 30 个缺水。在 527 个城市中,有 300 个城市缺水。

错综复杂的矛盾,宗教的、领土的、民族的等等,又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大国争夺等外来因素的强烈影响,这些都制约了阿以冲突的全面解决。因此,中东和平进程必将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且极有可能出现波折、反复,甚至暂时的倒退。但阿以和谈的航道已经开辟、方向已经明确、原则已经确定,其和平解决的总趋势已不可逆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65岁以上老年人将迅速增加，老龄化问题将演化为二十一世纪前半叶的主要社会问题。

一般认为，60岁以上人口（含60岁）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含65岁）占总人口的7%以上，就是老龄化社会。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几百万年来老年人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一直维持在3%左右。只到本世纪末才出现了老龄人口增多的现象，也只是最近几十年老年人口比率才上升到5%—10%。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也由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控制，新生儿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缩小，相对应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就迅速增加。据专家们估算，0—14岁人口的百分率，将会从2000年的27.1%降至2030年的17.40%、2050年的14.70%。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将会从2000年的6.7%，上升至2030年的14.7%、2050年的20.90%。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过程来看，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从5%上升到10%，一般需要4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我国老龄人口所占比重从1982年的4.9%上升到2000年的近10%仅用了18年。我国的老龄化是政策性老龄化，是人为的、加速进行的老龄化。

这将导致：老年人的医疗保健费用大幅度增加；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的代际冲突日益明显且剧烈；老年人中普遍存在的孤独感引发很多人生问题甚至自杀问题；劳动力队伍日趋老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1990年是34.09岁，1995年是35.13岁，2000年将升至36.10岁。预计到2010年将达38.00岁，2020年将为40岁左右。

三、虽然社会被抚养总人数会先回落再攀升，但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变化不大。失业问题仍然会困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在二十一世纪前半叶，社会被抚养人数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将会从2000年的33.7%回落到2010年的30.40%、2020年的29%的谷底。但自此开始将缓慢攀升，至2030年、2040年，分别升至32.20%和35.20%，最后再升至2050年的35.6%。由此可知，虽然下世纪前半叶的老龄化加剧，但由于出生率的降低，劳动人口所抚养的人口的比重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且，在这个由回落到攀升的平缓的U型曲线里，还会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低谷（2010—2030）。我们正可以抓住这个机遇，在这个压力相对减轻的期间，促使经济长足发展。可是，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里的推广应用，随城市化的进行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劳动力资源的节约会迫使很多人离开产业大军。这样，社会不但不会出现劳动力资源的短缺问题，而且可能还会出现相当数量的失业人口。

这将成为未来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

四、男女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将长期存在，严重影响未来人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也影响未来社会的健康发展。

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男婴出生率高于女婴的现象，正常出生性别比为100（女婴）：105±2（男婴）。但由于男性在生长过程中存在着高死亡率，因而总人口中一般男性少于女性。美国出生性别比100：94。我国1975年以前的出生性别比大约为100：105。可自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执行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就开始攀升。1980年为100：107.11，1989年为100：114.70。笔者估算，1996年的出生性别比很可能上升到100：120左右。如不采取强有力措施严厉控制，2000年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将变为100：125左右。2030年将会攀升至100：135左右。

我国出生性别比的稳中攀升，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①男婴的死亡率会越来越小，女婴的死亡率会日趋上升，甚至还会有溺死女婴的现象。②中国封建的传宗接代的思想严重影响着农村人们的生育观。③现代医学的发展可以



人为地选择男胎和女胎,从技术上支撑出生性别比的坚挺上升。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调,比人口总量的增长所要带来的危险还要危险。其恶果是:①买卖婚姻加剧,②性犯罪比例上升,③男性单身家庭增多,④离婚率高升,造成未来部分家庭成为扭曲家庭。这会不会影响政治的稳定呢?

五、二十一世纪的人口素质将难以适应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

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显示,全国6岁以上99408.99万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0.62%,大专占0.97%,中专占1.74%,高中占7.30%,初中占26.5%,小学占42.27%,根本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20.61%。由此可以看出,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只占6岁以上年龄人口总数的10.63%。但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对现代科学技术又能了解多少呢?近几年的种种迹象表明,失学儿童的比例正日趋增长,尤其是在农村。学校乱收费现象的滋生和考入大学的考生对突然增长的学费的惊惧,使得农民的某些子女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过早地辍学;一浪又

一浪“民工潮”的汹涌,又把在校学生一批又一批地拉回到土地上以补充农忙时节劳动力的不足,短期的请假日渐变为永久的告别;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的层层考试,也无情地把也许不太明了事理的青春年少的学子们的学业断送在失望的驿站里。现在要增设学校?谈何容易!就是筹办,没有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这学校能象模象样吗?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以今日之教育现状论未来,在本世纪末至2010年之前,中国人人口的文化结构不平衡状况不会有太大的改变。2010年以后,也就是九十年代出生的儿童长大成人之后,这种文化结构的不平衡状况才可能有缓慢的改变。可这必须伴之以现有大学的扩建和新大学的兴建。否则,只能出现高中生升学率的些许提高但却不能在根本上改变总人口的文化结构。可是,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进步指数的提高,随生产力因素中科学技术占有份额的增长,社会对劳动力水平的客观要求会越来越高。这就会严重地加剧中国人口文化结构低下的现状与社会生产力发展对高水准人才需求的矛盾。此一矛盾如不能迅速解决,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必大受此瓶颈的影响。况且,现今占人口总数的16.92%的文盲和半

文盲,仍然要搭乘时代的列车,驶入下一世纪。届时,中国仍将背负二亿左右的文盲去进行现代化大生产。

六、4:2:1结构的家庭绝不会出现,但4:2:1结构的抚养关系则必然出现。

在严格执行“每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政策的地区(指城市),到下个世纪2005年之后,中国家庭的抚养关系将逐步转变为4:2:1或5:2:1结构(4指两对老人、2指一对青年夫妇、1指一个子女),即一对青年夫妇抚养他们各自的父母和他们自己的孩子。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家庭结构绝对不会出现,因为,小家庭化是世界家庭变化的大势。未来的小夫妻绝不会与上一代的老夫妻生活在一起。2或2+1的家庭将会是未来家庭的基本模式(2指一对夫妇,2+1指一对夫妇和其子女)。如果长寿者增多,那么城市人的2+2或1+2(指一对60岁左右的夫妇与其父母中的一个或两个组成的老年家庭)与2+1家庭模式会长期存在。2+2或1+2模式是一种非常惨淡的模式。2+1结构则比较轻松和欢愉。

很多人没有把家庭的变化趋势纳入未来人口变化的分析渠道,把人口抚养关系的4:2:1理解为家庭结构的4:2:1,这既不妥当也回避了老年家庭问题。同时,还应该注意到现实生活是绝不会铁板一块地出现城市人只与城市人通婚的现象,如果城市人与农村人通婚,由于农村的出生率远远大于城市,现今农村婚育夫妇都至少有两个孩子,所以,这大约可以作为未来社会4:2:1抚养关系的缓冲带吧。可未来现实生活究竟如何运转,毕竟还是一个未知数。二十一世纪的一对青年夫妇,生活压力是多么巨大。我们娇惯了二十多年的孩子能否勇敢地迎接这种挑战吗?

愿人们能深思之。

